



# 将军和他的情妇

## ——迷宫中的将军

[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申宝楼 尹承东 蒋宗曹 译

南海出版公司

# 将军和他的情妇

## ——迷宫中的将军

[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中 国 申宝楼 尹承东 蒋宗曹 译

南海出版公司

1990·海口



# 将军和他的情妇

—— 迷宫中的将军

[哥伦比亚]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申宝楼 尹承东 蒋宗曹 译

本书根据1989年3月哥伦比亚黑绵羊出版社(Editorial La Oveja Negra)西班牙文版译出。

## **将军和他的情妇**——迷宫中的将军

---

作者:(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译者:申宝楼 尹承东 蒋宗曹

---

责任编辑 姜 方

装帧设计 方 子

---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河北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18万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 9,001—19,000

---

ISBN 7-80570-193-8/I·62

---

定价 3.90元

DP76/15

献给阿尔瓦罗·穆蒂斯，本书是在  
他的启迪下写成的。

## 玻利瓦尔与加西亚·马尔克斯

1819年6月，当玻利瓦尔率领3500人第二次越过安第斯山进行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战役时，正满36岁。久经沙场的西班牙皇家军队，在玻利瓦尔部队的英勇攻击下，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新作《迷宫中的将军》中所着意描写的并不是处于事业顶峰时期叱咤风云的玻利瓦尔，而是这位美洲大陆解放者生命中最后七个月的生活和活动，是他长期驾驭权力，寻求爱后陷入孤独的悲凉晚景。

小说把情节的起点定在1830年5月8日，那天，他的贴身侍卫何塞·帕拉西奥斯看到他浮在浴缸里，以为他已经远离人世了，七个月零两天后的那一天，即1830年12月10日，玻利瓦尔毫不避讳在场的雷韦兰医生，厉声嚷道：“妈的，我怎么才能走出这座迷宫呢！”叙述到此嘎然而止，点出了作品的主题，也给全书划上了句号，这时离他去世只剩下一个星期。

玻利瓦尔是在享尽了权力的荣誉之后走进作者的笔端的。他丢失了权力，但他对往事的追忆，特别是对他那35位情人的怀念，仍完整如初地保存在他的记忆里，并不时扣动

他的心扉：1815年在牙买加救过他一命的米兰达·林赛、皇家港邂逅并产生爱情的形似幻影的女郎，从窗口里目睹他去世的贴身女厨费尔南达，光着身子戴满珠宝，以至重得他无法抱上吊床的蒙帕克斯少女何塞菲娜·萨拉格里奥，从未与他有过罗曼蒂克情史的安娜·莱诺伊特，桀骜不驯的18岁混血儿少女曼努埃利塔·马德罗尼奥，一位元帅——后来成为总统——的妻子弗朗西斯卡·苏维亚加·德加马拉，头上戴着缀满萤火虫的发带、没有留下姓名的卡塔赫纳姑娘，安戈斯图拉的美人儿德尔菲娜·瓜迪奥拉，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年中，为他钟爱、奔放不羁的曼努埃拉·萨恩斯等等，他对她们中的任何人，从没有表现出过难割难舍的感情，他爱她们大都是出于一时的需要，而他唯一迷恋的是他那解放者的美梦。

玻利瓦尔是在桑坦德的追随者们掀起的一片抗议声和辱骂声中离开圣菲的，他断然辞去总统职务的举动，使不少人茫然失措，他的心里交织着凄楚、忧伤、痛苦的感情。此时的玻利瓦尔已是一个被命运的重负压得萎靡不振的瘦弱病夫，因为与他做对的不仅有为数众多的政敌，还有潜伏在他肌体里的顽强的世纪之病——肺结核。他虽然是一位身经百战、历尽艰险的斗士，但面对啮食着他躯体的病症，却束手无策。他并不奢求获得死神的宽恕，但他回避对付病魔的攻击，拒绝接受彻底的治疗，因为他要把所剩无几的时间用来实施他重建大哥伦比亚的宏伟计划。

乌托邦，或空想，曾被作者在《百年孤独》里以大师的手法加以描写，在《迷宫中的将军》里，它又成了全书的中心线，作者令人信服地表明，无论是玻利瓦尔将军小心翼翼

的苦心经营，还是奥雷利亚诺上校孜孜不倦的努力，他们的希望和追求最后都化成了泡影，一切似乎都注定要失败，一切理想似乎都注定要破灭，这是理性的失败，是伏尔泰、卢梭的启蒙主义所滋养起来的空想的失败。

《迷宫中的将军》是继《族长的没落》之后又一部描写极度的权力和荣誉带来的孤独并进而衍生出灾难的作品。如果说《族长的没落》里所溶铸在一起的头人与独裁者的特点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迷宫中的将军》透过日常琐事和习性上的怪癖塑造出的人物，则是对已经结束并被否定的权力所作的特殊分析。有一个时期，玻利瓦尔曾通过他手下的一些将领分别控制了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土地，他自己曾以为实现他为之奋斗的统一美洲的幻想已指日可待了，但是世事难测，人心难防，他的泛美主义思想最后还是在众叛亲离的打击下破灭了，尽管如此，在后人的心目中，他的目光，他的气概，比起那些只想把在西班牙殖民帝国尸体上建立起来的可怜共和国据为私有的军阀强人们要远为恢弘、广阔。

加西亚·马尔克斯熟练地运用了浪漫主义小说和古典小说的技巧，从不同的时间层次描绘了玻利瓦尔所处的历史时代。作品的语言纯洁、明净，有如诗一样绚丽多彩，如果说间或插入的充满民间智慧的对话活跃了故事的气氛，那偶尔引入的一些鬼怪故事和神话传说则给小说增添了一份神奇的色彩。任何阅读这本小说的人，从第一页起就能料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愈往下读，兴趣亦便愈强烈。而且随着作者感人的叙述，读者的兴趣便慢慢地化作潜然的泪水和深沉的悲痛，悲痛玻利瓦尔不济的命运，悲痛他无法成就的宏伟大业。



纵观拉丁美洲文坛上最近出版的几部历史题材小说，无论是豪尔赫·伊瓦古伦戈伊蒂亚的《洛佩斯的脚印》或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克里斯托瓦尔·诺纳托》，还是费尔南多·帕索的《帝国的新闻》，它们都打破了历来小说家对历史素材采取的刻板态度，带有与已有的历史记载唱反调的共同特点。它们不是照抄照搬公认的历史事件，而是把历史脉络作为服务于小说本身的一种要素。他们把小说变成了一种远比历史学家们让我们习惯地接受的干巴巴的事件叙述要深刻得多的读物。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不是由事情的偶然性决定的，而是由他们本身的人性和基本性格决定的，他们身上不再有先知先觉的神秘色彩，而是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玻利瓦尔一样，是一些有喜怒、有哀乐、有长处也有短处的常人。《迷宫中的将军》不是人们惯常所了解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玻利瓦尔，而是一位英雄失势时的形象，这在众多的无论是用来恢复他的名誉还是专事诋毁他的英灵的著作里，都没有见到过，对很多读者来说，他是陌生的，然而却是真实可信的。

哥伦比亚文学评论家、  
国立大学教授阿罗德·  
阿尔瓦拉多·特诺里奥

(Harold Alvarado Tenorio)

## 译 序

哥伦比亚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被认为是本世纪西班牙语最优秀的作家。他不仅在拉丁美洲最负盛名，而且为整个世界文坛所瞩目。他的作品被译成各种文字，单是研究他《百年孤独》的专著就有约四百种。自八十年代初以来，我国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评介也日益广泛和深入，可以说对他进行了“追踪”，不仅翻译出版了他所有的重要著作（有的还有数种版本），而且还发表了大量颇有见地的研究文章，最近我国著名西文翻译家林一安先生甚至编辑了大部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论文集》。应该说，他和巴西的若热·亚马多、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是当今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三位拉美作家。

继《霍乱时期的爱情》之后，我们现在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又一力作《迷宫中的将军》奉献给读者。此书描写的是1830年12月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著名领袖西蒙·玻利瓦尔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四天沿马格达莱纳河去圣马尔塔所作的一次幻影般的旅行。围绕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作者不仅以希腊悲剧式的风格讲述了他同西班牙皇家军队的战斗和同独立运动的异己分子的斗争，而且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他的

鲜为人知的私生活，从而彻底地揭开这位拉美伟大偶像的面纱与神话，使他离开大理石的雕像座，把他作为一位真正的历史人物——政治家、军事家、空想家与受难者——和一位富有人情味的凡夫俗子，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玻利瓦尔这位传奇式英雄的一生是辉煌的：他始终不渝地追求美洲的自由和统一；他作为军人、战略家、解放者，终生进行了英勇而百折不挠的斗争；他经历了无数的痛苦、悲伤、不幸和失败，直至在圣玛尔塔凄凉地与世长辞。但同时他也有三十五个情妇，还有不知多少夜晚飞来的“小鸟”；他是如此贪图女色，总想把一切美女弄到手，由于和女人同床共枕，甚至导致数次战斗失败；他性情暴躁，争强好胜，说话没有分寸，有时开口骂人，事后再设法补救；他喜欢睡吊床，每天必洗澡……总之，加西亚·马尔克斯经过三四年的辛劳，自读了所有关于玻利瓦尔和玻利瓦尔，本人的全部材料，包括他的大约10500封信件纲领和演说词之后，以严谨而犀利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和许多著作、电影、照片、雕塑的铜像既有相像之处，更有不同之点文学形象，比那些难免为官方所操纵的历史学家和史记作家刻画得要人性得多的玻利瓦尔，一个深受欧洲浪漫主义影响的加勒比人。这个人远离政权，心灵破碎，面色如土，那极度虚弱的躯体只是由钢铁般的意志支撑着。朋友和人民都背叛了他，就连自己的肉体和智慧都不再听他使唤。他穿着一身比他大得多的制服，完全是一副失势落魄的样子。他孑身一人，形影相吊，凄凄惨惨，在极度孤独和痛苦中受着熬煎。他走向流亡也走向死亡……，有幸于先接触到小说手稿的前哥伦比亚总统、诗人、短篇小说家、翻译家贝里萨里奥·贝

坦库尔评论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玻利瓦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生活着，他爱，他动肝火，他娱乐，他讲粗话，总之，是一个真实的玻利瓦尔。”一位阅读了小说原稿而无法提出任何指责的委内瑞拉历史学家则对作者说：“这是一个赤裸裸的玻利瓦尔，求求您，请给他穿上衣服吧。”

拉美的文学评论家和读者，尤其是哥伦比亚人曾经认为，《百年孤独》的出版标志着马尔克斯的文学创作已达到巅峰，不可能再飘入云端。然而《迷宫中的将军》的问世却令他们顿时耳目一新，不仅对作家又一次表现出来的艺术天才和对艺术的献身精神感佩不已，而且心悦诚服地承认“马尔克斯清楚地懂得突破自我”。

《迷宫中的将军》是一部崭新的小说。它运用历史而又不抱泥于历史，主线故事中不时和谐地编织进主人公的回忆，把玻利瓦尔那理象化的形象巧妙地恢复历史现实中去，充分地表现他的人性方面，加之妙笔生花，这部作品和马尔克斯的其他小说相比委实更臻完美成熟。它既有新意，又有典雅和通俗易懂的特点，情节是如此悲切、伤感和生动迷人，以致著名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好友阿尔瓦罗·穆蒂斯在读了小说手稿之后，不禁热泪涌流。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再次运用了他惯用的某些表现手法，如象征性描写。玻利瓦尔生前病魔缠身，长时间卧在吊床上，这张吊床就象征着多重意义：象征他的没落、他的孤独、他健康的恶化、他大势已去，没有任何希望而又绝不放弃希望的固执心理，尤其其他那不肯轻易放弃的权利。再如一条浑身生满疥疮、肮脏的瘦骨嶙峋的黑狗被玻利瓦尔收留在他乘坐的舢板上，当何塞·帕

拉西奥斯拖着这条狗让玻利瓦尔为它起名字时，玻利瓦尔不假思索地说：“玻利瓦尔”。这自然也是逼真而生动的象征。此外作者还以新闻与文字，极道与创作融为一体的娴熟手法再次象在他的名著《霍乱时期的爱情》中那样描写了马格达莱纳河畔的秀丽风光，因为“他对马格达莱纳河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曾在这条河上来回旅行过十一次，熟悉这条河上每一个村庄，每一棵树木。那里的海牛和张着大口捕捉蝴蝶的鳄鱼令他着迷。”还有，在这部作品中，马尔克斯总是谨慎而有节制地运用对话。他既不用对话来叙述，也不用对话来描写，而是用它来画龙点睛。他只是偶尔在行云流水般的散文叙述中插入一两句零星的对话，有如砰然一声爆炸，要么为事情下一个定义，要么展开或结束一个情节，而玻利瓦尔本人讲话的幽然风默及修辞才华，更使马尔克斯的这种天才光彩照人。

在今年3月6日马尔克斯61岁寿辰之际，《迷宫中的将军》在哥伦比亚第一版就由“黑绵羊”出版社印了70万册，后来又加印了10万册，继而又在阿根廷、墨西哥、西班牙等国大量出版。而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则闻风而起，争相购买翻译版权，拥有众多马尔克斯崇拜者和研究家的美国自然更是捷足先登。书评家和书商们认为，马尔克斯这部新著无疑将成为近年欧美大陆名列榜首的畅销书，因为“此系拉美文化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其反响不亚于一颗重型炮弹”。

拉美文学评论界对《迷宫中的将军》进行了热烈的评论，一般认为这部小说不仅有深刻重大的社会意义，而且艺术上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突出的特色有二：这是作者第一部历史小说，它将历史的想象交织在悲壮，动人、引人

入胜的故事之中，逼真地刻画了一个在生前短暂的岁月里受困于病患、绝望、仇视、中伤和苦痛的迷宫中而不能自拔的玻利瓦尔，是对所有写这位历史风云人物的著作的一种突破和发展。其二，虽然是小说，书中主要人物都写得实实在在，不虚不假，准确可信，“仿佛他们都是生活在马尔克斯周围的人”。尤其是主人公玻利瓦尔本人。这里我们不妨引用一段加西亚·马尔克斯搁笔后与采访者谈感受的一段话：“这是唯一一本使我感到放心和问心无愧的书。首先，我写任何小说都没有付出过如此巨大的劳动：三年进行调查研究，两年在打字机上。这正是我所要写的书，不管是从技术观点，历史观点，还是文学观点，我都十分满意，因为它完全符合我的设想。我可以百分之百地保证：玻利瓦尔就是这样。”

自然，象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每一部著作一样，批评者也是有的，哥伦比亚历史学会甚至发表声明，指责这部作品牵强附会，与历史事实相悖。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反驳说：

“我写这本书，正是要对那些随心所欲地撰写历史的人进行报复。”他还决定将这部作品的全部稿酬用来创建一个基金会，以便组织一批没受污染的青年历史学家来写哥伦比亚的真正历史，而不是官方的历史。这部历史将象小说一般生动有趣。

尹承东

1989年6月18日于北京西斜街

# 目 录

玻利瓦尔与加西亚·马尔克斯 .....	
.....阿罗德·阿尔瓦拉多·特诺里奥 (1)	
译 序 .....	尹承东 (5)
第一章 .....	( 1 )
第二章 .....	( 31 )
第三章 .....	( 57 )
第四章 .....	( 85 )
第五章 .....	(113)
第六章 .....	(143)
第七章 .....	(169)
第八章 .....	(198)

谢 辞 .....	加西亚·马尔克斯	(230)
西蒙·玻利瓦尔大事年表 .....		(234)
一本报复性的书——加西亚·马尔克斯 谈《迷宫中的将军》 .....		(248)
注 释 .....		(265)



## 第 一 章

我一生中的遭遇似乎是鬼使神差。

侍候他时间最久的仆人何塞·帕拉西奥斯看到他赤裸着身子，睁着眼睛在浴缸的净化水中漂浮着，他几乎以为他已溺毙身亡。他知道这是他思考问题时采取的方式之一，然而他那种出神地仰卧在水中的状态却令人觉得他已不属于这个世界。何塞·帕拉西奥斯没敢惊动他，只是低声地呼唤着他，因为将军命令他在五点钟之前把他叫醒，以便拂晓时启程。将军苏醒过来，定了定神。在阴影中，将军看到他的管家的那双碧蓝而闪亮的眼睛、松鼠色波浪式的卷发，沉着、无畏，还带有几分威严的神情。象每天一样，管家手里托着一小杯由虞美人草搀树胶煎成的汤剂。将军两手无力地扶着浴缸的边沿，象海豚似地从药草水中冲了出来。实在想像不到，他的身体竟然虚弱到这般地步。

“我们走吧，”他说，“尽快离开，这儿谁也不喜欢我们。”

关于要走的话，何塞·帕拉西奥斯在各种不同场合已经不